

望月

张翎 著

江南三部曲



如同流出了源头的水
再也回不到源头
故乡对他们来说
只能是一种
午夜梦回的情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 江南三部曲

望月

张翎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月 / 张翎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3

(江南三部曲)

ISBN 978-7-5339-4074-4

I. ①望…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0566 号

责任编辑 童洁萍

装帧设计 吕翡翠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望 月

张翎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9.25

插页 4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074-4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张翎于阿尔卑斯山湖

谨将此书
献给一切在
汹涌的物质
潮流里寂寞
艰辛地耕耘
精神的人。
海内的和海
外的。

书海里的重生之旅

——“江南三部曲”再版前言

张翎

“江南三部曲”是我海外写作生涯中的早期作品，其中的《望月》，更是我的长篇处女作。书写《望月》时，我刚刚度过了在北美最初十年的艰辛求学谋生生涯，定居在多伦多，成为一名注册临床听力康复师（clinical audiologist），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言，有了“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和“一个自己的房间”。积攒了几十年的阅历正渴望着一场疯狂的爆发，我从此开始了渴望已久的创作生涯。八小时工作之余的时间，被家务、阅读和必要的社交活动瓜分完之后，留给写作的，常常是支离破碎的边角料。那些年里我计算时间的单位，不是天，不是小时，而常常是分。可是我硬是用分堆积起来的时间，写出了《望月》（1998）、《交错的彼岸》（2001）和《邮购新娘》（2004）三部长篇小说。至今回想起来，我还会忍不住被当时的耐心和持衡所感动。

当然，那个时候我的写作所面临的敌人还不仅仅是时间。虽然出国前我就在一些地方性报刊上零散地发表过若干篇文章，彼时我在汉语文坛却是个彻头

彻尾的无名小卒。与三部小说写作过程中灵感迸发的状态相比，这些作品的发表路途却艰难曲折得多，其中《交错的彼岸》的遭遇尤为坎坷。小说完稿时，适逢莫言先生接受一个加拿大文化节的邀请，来多伦多朗读他的作品。怀着一个文学新手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冒昧地请求他为这部小说作序。尽管当时距离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十一年，他已经凭借着一系列力作在汉语文坛享有盛誉。他怀着扶持新人的善意，为我写了一篇至今读来依旧有趣的序言。可是即使携带着如此沉甸甸的一篇序言，《交错的彼岸》也依旧没能在出版的路途上走得更为畅顺些。经历了从南到北一系列出版社的直接拒绝和委婉拖延，甚至一位资深文学编辑的冗长电话“指正”，我几乎对自己的文学功力彻底丧失了信心。几近绝望的时候，才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以极小的印数起印此书的出版社。

由于种种因缘际遇，这三本书在浩瀚的书海中打了一个滚就消逝了，甚至没留下一朵浪花。时隔十多年，在我获得了无数文学奖项，并凭借根据我的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而开始被一些读者知晓之后，我依旧会时不时地想起这三本书，总觉得像一个拥有众多健康活泼的孩子的母亲，始终还对那个丢失在人海里的初生儿心怀愧疚。

这份愧疚散发出来的气味和波长，终于在多年之后被一家出版社所截获——它就是来自故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在我今年春天来杭州的几所高校做文学讲座时，这家出版社与我签署了以“江南三部曲”为名

重版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合同。虽然在我的笔下出现过无数个江南场景和故乡人物,这却是我和故乡出版社的第一次合作。我期待“江南三部曲”能在书海中开始一趟重生之旅,希望它最终能游到彼岸,并在沿途留下一些水花。

《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是十多年前的作品了,记录的也是当时对世界的观察和反思。三部小说都描述了一些共同的母题,如故土家园,还有追寻理想家园的人,如《望月》中的孙望月和宋世昌,《交错的彼岸》中的黄萱宁和彼得·汉弗雷,《邮购新娘》中的江涓涓。他们有的从东方走到西方,有的从西方走到东方,出发时都是怀着鲜明的目的的,然而由于过程过于迂回漫长,他们丢失了目的,过程就成了目的,于是他们也就成了永远行走在路上的人。他们被生活的各种境遇碰擦出各样的伤痕,他们是有故事的人,他们行走在世界上的姿势是茫然甚至是跌跌撞撞的。他们与我后期小说中试图在大灾难的废墟里站立起来的人物,比如《阵痛》中的勤奋嫂,《余震》中的王小灯,《金山》中的阿法和六指,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两对人马面对面站立着的时候,就构成了我小说创作的一个整体。希望那些已经习惯了我疼痛书写的读者,能从“江南三部曲”里找到一种另类的惊讶和欣喜。

以上的文字,是《望月》、《交错的彼岸》和《邮购新娘》以“江南三部曲”的形式再版之时的一些心语。我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对初版序言的一些回望和补充。当你,我亲爱的读者,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兴

许会窥见一个作家在行走和成长的路途上的一些足踪。

2014年11月24日

于温州南站蜗居

张翎笔下的爱情

袁敏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遭遇张翎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

三十多年前，我刚二十出头，在浙江省唯一的一本文学刊物《东海》当小说编辑。记得我刚从工厂调到杂志社不久，就赶上了《东海》去江山办文学笔会。那次笔会上云集了浙江省一批崭露头角的业余作者。我当时的身份刚刚从作者变为编辑，还不太适应这种转换，也没有什么编辑意识，一下子就将自己混同于一帮年轻的女作者中了。大家嘻嘻哈哈，甚是快乐。

记忆中，张翎是到得最晚的一个作者，她从温州来，迟到了一天。等她姗姗来迟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真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不是貌有多美，而是气质出众！她梳着两根齐肩的小辫子，刘海和发梢微卷，雪白的衬衣领子醒目地翻在一件暗红色的格子外套外面，神情里却透出一股淡淡的忧郁。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才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一切都还很禁锢。张翎的出现，让大家耳目一新。那时，张翎是温州一家小工厂的车床操作工，写作的灵感开始在内

心隐隐萌动。她不满现状,期待着生活中某种重大变化的发生。

再次见到张翎,已是两年之后的事了。这中间,张翎经历了一次伤痕累累的初恋。张翎疗伤的方式是咬紧牙关,努力在铁板一样的现实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1979年,张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外文系,离开温州,来到了大都市上海。

在人才济济的复旦校园里,张翎仍然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无论是学业的优秀,还是能力的出众;无论是容貌的靓丽,还是气质的清雅,张翎都是复旦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那时我还在杭州工作,周末有时会去上海看她,有时她也会利用节假日来杭,在我家小住。我一次次听张翎讲述她复杂而丰富的校园感受,也觉察到复杂而丰富的社会阅历不断地磨砺着张翎认知生活的敏锐的触角。毕业前夕,张翎的生活又卷入一场风暴之中。张翎再次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对生活沉重的失望。她决定远行,这次她走得更远了。

1986年,张翎毅然决然地跨出国门,去了对她来说一无所知的大洋彼岸。从美国到加拿大,从繁华的都市到幽静的乡村,张翎一路前行,跋涉过千山万水,游走在东西时空。她像一叶小舟,时而靠岸,时而扬帆,各色悲喜人生从她身边一幕幕掠过,远近春秋风云朝她眼前一团团涌来。一个小女子渴望爱情的深井,在硕大无边的地球、世界和寰宇的沉浮中变成了一粒无足轻重的尘埃;一个洞世者参透爱情的明眸,在山川巨变沧海桑田的轮回里慢慢变得温润、博大和包容。与我们渐行渐远的张翎,在对爱情的书写中找到

了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地。终于有一天,漂流的张翎在一个清远幽淡远离喧嚣的所在停下了疲惫的脚步,开始了只与精神对话的文学之旅。厚积薄发的生活积累,热爱母语的游子之情,得益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滋养的张翎,用她别样的角度、眼光和表达,向我们展示了其在海外华语文学创作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

我第一次拿到张翎的长篇小说《望月》时,刚刚到京城作家出版社任职不久,看到断了多年音信后突然从天而降的张翎,我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及至我读完了《望月》,我明白,这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我幸运地碰上了自己等待已久的作家和作品,这样的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想,这是一种缘分。1999年,《望月》经我之手编辑出版。后来我又读到了她的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再后来我又编辑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与此同时,我还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上不断地看到张翎的中短篇小说,看到她开始在国内外各个文学奖项中逐渐露脸。然而,张翎似乎不愿意和热闹走得太近,虽然已开始声名鹊起,但她依然愿意置身文坛之外。我始终相信,张翎是不会靠作品的畅销而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也不必仰仗获得各类奖项而确立自己在国内文坛的地位,她会凭久远和深厚的实力走进大众视野。她笔下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爱情将会找到无数的知音,因为无论是寻找财富还是寻找权力,人们终极需要寻求的仍然是爱情。而张翎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任凭故事千变万化,爱情都是张翎笔下永恒的主题,也是张翎小说中最动人的篇章。

这次浙江文艺出版社将张翎最动人的三部爱情

小说《望月》、《交错的彼岸》以及《邮购新娘》重新出版,构成了张翎小说的“江南三部曲”,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创意。

我相信,张翎笔下的爱情,已经走过小家碧玉的儿女情长,成为穿越历史、跨越大洋、超越生命的大爱,读者一定可以从中领悟到爱情的真谛。

2014年12月5日

困惑挣扎中的选择^①

张翎

在我居住的地方,开车往多伦多城里走约二三十分钟,就能见到一汪湖。平日里,湖水蓝里略带一些绿,除了清澈,倒无异乎寻常之处。若遇到有雨的时节,情景就不同了。开车从低坡往高坡走,湖水迎面扑来,那沿湖的屋宇,似乎泡在了水底下。沿湖又很栽了些树。秋天里,叶子由深深浅浅的绿,转化成深深浅浅的黄和深深浅浅的红。红红黄黄的,便衬托着那汪蓝有些稀罕起来。这汪湖,就是有名的安大略湖,一半在加拿大境内,一半在美国境内。

我的记忆里,还有一汪水。那一汪水,不清也不蓝,却在灰和黄中间混沌着。水面上终年行驶着机帆船,船尾有泥沙和菜叶翻滚涌动着。对岸有两棵百年老树,一棵是樟,一棵是榕,遮天蔽日地交缠着,任世人做着些关于爱恨恩怨的猜测。那汪水,叫瓯江,在我的故乡浙江温州境内。许多个秋日里,我坐在多伦多女皇码头看着安大略湖水在风里悠悠静静地颤着,心

^① 本文系作者为《望月》1998年初版所作之序。

里思念着的却是瓯江边上喧哗的乡音。

我去国离乡，至今已十年有余。这中间回过两趟国，一次在一九九一年夏，一次在一九九六年冬。第一次回国，惊奇地发现街坊临街的房子，大都已装饰一新地做了店面。次日去邻人新开的发廊做头发。老板是个年轻俊俏的女人，一边麻利地动着剪子，一边向我打听外边的世界。当她知道我是个学生，便锲而不舍地问我奖学金的数目。说了，她就哧哧地笑：“我一个星期就挣这个数。”见我将脸儿红着，才把笑收了，正色说：“怪可怜的，今天算我请客，不收你的钱。”那天的头发做得短短俏俏的很像回事，只是心情全没了。

第二次回国时，不再是个穷学生了，才长了些胆子去见旧时的朋友。众人好客，不由分说拉了去一家酒店，被漂亮小姐们服侍着很是吃喝了一顿。饱足之后又结帮去包厢唱卡拉OK，选的歌自然是我都没听过的。众人珠圆玉润地进入了情绪，由着我一个人干坐着，喝茶吃瓜子。账单过来，朋友早抢着付了，我心里却很是不安。朋友见状，便笑，问：“这些年你在外头到底成了些什么事？”我想说我读了两个学位，管着一个诊所，写了一些据说不错的文章，却最终嘤嘤不成句——在汹涌的物质潮流面前，文学算个什么狗东西，也值得一提？

他乡和故乡。物质和精神。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大概都会被这两种困惑撕扯着，永无解脱之时。

于是，就有了《望月》这本书。

《望月》是一本关于选择，关于困惑，关于挣扎的

书。书里的男男女女，如孙望月，如宋世昌，如刘晰，如南星子，在选择要走的路之后，并非义无反顾，而是犹犹豫豫地揣摩着那条没有被选择的路。如同流出了源头的水再也回不到源头，故乡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午夜梦回的情怀，而他乡才是日日相对的现实。可他们却又始终与那个现实若即若离，不能完全融入其间。于是，就成了他乡和故乡中间的边缘人。

他们不仅被他乡和故乡撕扯着，他们也被物质和精神撕扯着。孙氏三花都想追求独立于物质的精神完美，对事业如此，对感情也如此。最后才发现，精神和物质原来是一条长线上的两极，世上诸多的事件不过是两极之间的混合地带，而她们自己，原来只是混合地带中的混合人。她们似乎有选择，她们其实没有选择。每选择一次，心便残缺一块。

在写书的过程里发生了一起黑色幽默事件，使我对人生的诸多看法都有了改变。我腿上一个简简单单黑色斑块，却被诊断为一个绝非简单的肿瘤。“如果治疗效果好，五年存活的例子不是没有的。”那个秋日里我走出医生的办公室，外边是极其明艳的夕阳。看着枫树喧嚣地红着，知道自己一如枫叶，已近人生的岁尾年终，泪便凉凉地流了一脸。

接下来无非是手术，药物治疗。刚能下地，就已坐在电脑前写书。深知这是我的第一部也许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便想给这个世界留下哪怕是小小的一丝声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决定第二趟回国。那次回去，见了许多亲朋挚友，了却了一桩心事，留下了许多记忆。至今我的亲友们都不知道那次见面的真正用

意。回来后,我还一直活着,并渐渐淡忘那个几乎一掌大小的刀疤。只是那段文字里,已无法挽回地留下了一份凄惶哀怨。

《望月》完成后,一直惴惴不安地在找合适的出版社。直到有一天,遇到了作家出版社的袁敏。在那以后多次的越洋电话传真交往中,我感受到了智慧火花的擦溅。如果没有袁敏充满睿智远见的提议和鼓励,这本书也许至今还藏在废纸堆里,不见天日。

多伦多城里生活着许多来自中国的资深记者、作家、导演。我曾将《望月》的初稿交给一班文友看,众人提了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几乎都认为结尾是个温馨的理想主义大逃避。我微笑地抗议:多伦多的冬天太长太冷了,温馨一下,不算太过吧?

1997年11月8日于多伦多